腥風血雨

滬上往事之十六

萬墨林

周佛海一記殺手鐧

李士羣是個道地的狠客，心黑手辣，唯力是視，連周佛海的蠻、羅君强的毒，梅思平的油，都鬥不過他的狠。胡蘭成不過是僞組織公館派的師爺、清客、客卿、幫閑脚色，他祇知忠於汪精衞和陳璧君，在政治上過獨木橋，走單行道，焉能是李士羣的對手？此所以，李士羣利用胡蘭成搭線，跟汪精衞直接建立關係，李士羣起先倒還很講江湖道義，和胡蘭成攜手合作，儼若知己。一旦僞清鄉委員會成立，胡蘭成喜孜孜的，也想來分一杯羹，甚至氣燄萬丈，以內定的祕書長，爬到內定參謀長頭上，利之所在，關鍵太大，李士羣便深深感到「臥榻之旁，不容他人鼾睡」了。

李士羣借酒裝瘋，說出了「世界上頂難對付的人，只有胡蘭成」，當下眞叫胡蘭成大喫一驚，而且恰如「瞎子吃湯糰，肚皮裏有數」，認識清楚了李士羣的廬山眞面目，同時也應該感覺得到自身處境的危險，李士羣是出了名的笑面虎，平生殺人不眨眼，他既已說出胡蘭成頂難對付，倘使胡蘭成再要不識相，擋住他的大財路，那麼，李士羣就會毫不考慮的對他下毒手，叫他白白的送掉一條性命。在這種猙獰面目顯露，殺機四伏的情況下，胡蘭成本身既無實力，當然無計可施，唯一的辦法，就祇有出於退避三舍之一途。

因此，胡蘭成便決定退出由他始作俑者的清鄉計劃，他力辭僞清鄉委員會祕書長一職，於是，李士羣正好放開手來大幹一場。他也取銷了那個內定的參謀長，改任主任，使僞清鄉委員會的軍政大權，全部納於他一個人的掌握。

這一個僞清鄉委員會，成立以後，不但宗旨、目標，與胡蘭成當初的構想背道而馳，大相逕庭，而且一變而爲日軍、李士羣，和僞軍予取予求，濫肆刼掠的工具。僞清鄉委員會的任務，變成了僞軍下鄉，公開搜搶，以及李士羣假清鄉之名，儘速擴充實力，直鬧得江蘇全省天怒人怨，鷄犬不寧，淪陷區的同胞，日漸陷入水深火熱之境。抗戰勝利前夕，江南江北的中小資產階級全部破產，物資嚴重匱乏，物價一日數漲，使陷區同胞喫足了苦頭，大都與僞組織清鄉直接間接有關，也可以說這些都是李士羣的「傑作」。

除了李士羣的僞軍四出清鄉，公開洗刼之外，變了質的清鄉工作，無非爲虎作倀，助虐爲惡，幫忙日本皇軍「維持占領地區秩序」，防範游擊隊的展開攻擊，以及嚴密封鎖物資，使其不至運往大後方，僅此數端而已。對日本人來說，那眞是幫了大忙，就中國人的立場而言，那才是不折不扣的賣國行爲。

胡蘭成引狼入室，引火自焚，幫李士羣一步登天，飛黃騰達，他自己却在滿懷熱望全部落空以外，又平白無故的得罪了汪僞組織第二號權力人物周佛海。那周佛海有財有勢，連汪精衞都要讓他三分，一旦陰溝裏翻了船，羞慚交併，痛心疾首，自難免把個胡蘭成，恨之入骨，但想咬他幾口肉下來。正好，當周佛海的僞財政部，和日本簽訂了一個新經濟協定，消息一經公開發佈，胡蘭成自家當老闆，所辦的那一份「國民新聞」，

便由翰清遠執筆，寫了一篇社論，措詞嚴厲，痛加抨擊，直斥周佛海喪權辱國。這篇社論登出來的那一天，周佛海正巧在上海。偽中央儲備銀行的人員，當下就用紅筆圈了呈閱，周佛海一讀之下，直如火上澆油，怒不可抑。胡蘭成當着和尚罵賊禿，舊憾新仇，令他積忿難忍。於是，第二天他便匆匆趕返南京，見汪精衞，引咎辭職，就此掀起了汪偽組織的一場軒然巨波來。

周佛海「振振有詞」的對汪精衞說：

「汪先生也知道，財政部的處境，是整個政府處境的一部份，決策與作爲，亦復如此。中日新經濟協定，尤其是財政部奉命洽商簽訂的，如今胡蘭成竟單獨以我爲目標，公開罵我喪權辱國，爲了顧全政府在國人之前的威信，只好請汪先生准我辭職。」

混世魔王數吳四寶

他這一番話裏，語語都帶機鋒，等於直截了當的告訴汪精衞說：我們兩個沆瀣一氣，休戚相關，「中」日新經濟協定的簽訂，我固然有份，你也逃不脫關係。因此，胡蘭成罵我喪權辱國，實際上就等於是在罵你！——汪精衞心中明白，周佛海和胡蘭成積恨已深，無從化解，既然周佛海口口聲聲的要辭職，那就表示他已下定了排胡的決心，周去胡留，周留胡去，其間已無選擇餘地。所以。汪精衞迫不得已的下令，免除胡蘭成偽宣傳部政務次長的職務。

「免職令」下後，汪精衞畢竟也想起了胡蘭成「忠於一」的許多好處，他暗中囑咐偽宣傳部長林柏生，命他寫一封私函，予胡蘭成安慰，並且請胡蘭成到南京來一趟，見見汪精衞，而在信中暗示，汪對胡的未來出處，可能另有安排。

汪精衞命林柏生寫這一封信，用意無非「免職令」方下，他身爲偽組織頭腦，不便立予馳函致慰，免得又開罪了周佛海。但是，他忽略了林柏生和胡蘭成之間，原已存在矛盾，頗有芥蒂。林認爲胡「非吾族類」，而且在偽府開鑼前後，未免竄得太快，浸假有取他而代的危險，利害攸關，因此，林柏生對胡蘭成之罷黜，勢將摒諸「公館派」的大門之外，其實是私衷大悅，甚至於比周佛海還多幾分天從人願之感的。於是，在這種心情之下，他奉汪精衞面諭，溫語撫慰胡蘭成，所寫的那一封信，就祇有冷冷淡淡，簡簡單單的如下數語：

「先生因你是自己人，你還是來京見先生，當有所面諭也。」

罷「官」于前，又收到林柏生這隔靴搔癢的寥寥數語於後，不用說，胡蘭成的滿心憤懣，當然是很難抑止下去的。數月之間，屢受打擊，以胡蘭成用心之深，計謀之多，與乎其報復心之重，他不滿汪精衞，不值周佛海，不齒李士羣，只要他還有一口氣在，他是不惜一切犧牲代價，都要出這一口惡氣的，所以，他開始擇定目標，暗中活動，刨李士羣的根，要李士羣的命，讓汪精衞、周佛海之流，也看一看他的制敵之計，巧妙手段，重新估量一下，即令是無權無勢，無兵無勇的書生脚色，也不是輕易可以招惹的。

胡蘭成想用釜底抽薪之計，更進一步導致李士羣的基本力量所在地，在極斯斐爾路七十六號偽特工總部裏，來上一次窩裏反。培植一股新興力量，乘李士羣不備，猛一下子把他顚下來。

在七十六號，有兩名李士羣的部下，引起過胡蘭成的注意。一個是萬里浪，一個是吳四寶，前文說過，這兩個人都曾和我交過手，尤其吳四寶和他的老婆佘愛珍，兩夫婦在上海殺人如麻，作惡多端，上海人眞是吃盡了他們的苦頭，稱之爲「混世魔王」也不爲過。

可是，在七十六號裏，這兩個人却是李士羣手下兩路人馬的頭腦人物。七十六號開張之初，是由丁默村、李士羣和駐上海的日本軍官相勾結，想給日本人做一點情報工作。他們的基本幹部，就祇有在等而下之，智識淺陋，意志薄弱，甚至於可以說是愚昧無知的白相人中間去找。所以一找就找到了給我的朋友季雲卿開汽車的殺胚吳四寶。吳四寶身强力壯，體重恆在兩百磅以上，由於他是上海閘人之一季雲卿的司機，照季雲卿的牌頭，四處跑跑，倒也結交了不少四肢發達，頭腦簡單的小朋友，勉勉强强組成一個漢奸班底。

李士羣爲了拉攏這位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吳四寶，甚至跟他在菩薩面前磕頭，結拜爲異姓兄弟，論年齡，吳四寶大，李士羣小，所以李士羣兩夫婦，都喊吳四寶夫婦爲大哥大嫂。

張國震是强盜土匪

吳四寶被李士羣拉到了七十六號，馬上就招兵買馬，嘯聚不法之徒，替李士羣建立一支基本武力。首先，他找的是張國震，張國震是在上海

郊區明火執仗，殺人越貨的强盜頭子，爲人行事，大有水滸傳上拚命三郎的作風，論剽悍潑辣、悍不畏死，却要比拚命三郎石秀更勝幾倍。張國震鋌而走險，帶了一批少不更事的小囉嘍，在上海郊區橫行不法，打家刼舍，鬧得四郊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連日本軍方都對他們頭痛萬分，時值李士羣、吳四寶臭味相投，朋比爲奸，正在極於拉些殺胚打手。李士羣便跟吳四寶商量，既然你在上海市區的朋友，都不肯出頭幫你的忙，你何不下鄉跑一趟，把張國震那批强盜招了來，一則解決日軍維持市郊秩序的頭痛問題，二來以張國震他們「死脫外國人不管」的凶悍，正是七十六號所需要的「人才」，這豈不是一舉兩得的事嗎？

一聽這話，吳四寶覺得正中下懷。因爲他正爲找不到鷹犬爪牙，在急得哭出嗚啦，深怕自己無法向把弟老闆李士羣交代。——事實上，吳四寶在上海多年，所結交的下三濫朋友，並不在少，但當他一進七十六號，走遍各處請朋友出來幫忙，却是，連那些下三濫的朋友都深知國家民族大義，不願意給日本皇軍當漢奸走狗劊子手，使得吳四寶到處叩頭，到處碰壁，正在不知如何是好，把弟老闆果然給他指了一條「明路」。

於是吳四寶硬起頭皮下鄉去，托人找到了張國震，雙方在一處祕密地點見了面。吳四寶便憑他的三寸不爛之舌，把進七十六號的好處，說得天花亂墜。其中最讓張國震聽得進的一點，便是一進七十六號，便有漢奸「官職」，日軍裝備，先前是當强盜土匪，往後就可以仗日本皇軍的勢，明日張胆，下手放搶。苦主受了損失，多半還不敢報案哩。

一席話打動了張國震，他心甘情願，淌趟渾水當漢奸。吳四寶見他乍一點頭，偏又拿蹻，他巧言令色，誘其深入的說：

「你既然肯幹，往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同生死，共患難，打下一片錦綉江山。不過，爲了彼此信任，事事都有關照，最好還是按照江湖上的規矩，大家建立一層親密的關係。」

這些話，張國震一聽就懂，於是，他就按照清幫的規矩，請吳四寶設香案，由他領頭拜先生，從此，張國震成了吳四寶的「開山門」弟子。祇不過，直到那時爲止，吳四寶那裏有開香堂，收門徒的資格呢？無非小孩學大人的樣而已。

吳四寶果然完成了李士羣所交代的一項重大任務，招安了張國震，把張國震和他的嘍囉們，連人帶槍都引到七十六號來。李士羣終於有一支基本武力了，吳四寶、張國震他們成爲了七十六號的第一批行動幹部，殺胚打手。

上海市郊的强盜土匪被帶進了上海來，由於張國震一幫的賊心難改，見錢眼開。他們搖身一變，穿上了七十六號的「號衣」，就此殺人放火，無惡不作。而直接領導他們的，除了吳四寶以外，還有一位上海白相人阿嫂的後輩，吳四寶的老婆佘愛珍。

佘愛珍原籍廣東，自小生長在上海，她的父親名叫佘銘三，販賣茶葉、火腿賺了點錢，往後也做做出口生意。祇能說是家道小康，衣食無虞而已，談不上什麼發達。所以佘愛珍小時候能够讀書，但也祇讀到啓秀女中畢業時爲止。

佘銘三討了好幾房小老婆，平時還常到堂子裏去逛逛，上海名妓「四大金剛」裏的胡寶玉跟他有點交情，他可以把胡寶玉帶到家裏，陪他的姨太太搓搓麻將。佘愛珍是佘銘三的三姨太生的，在兄弟姊妹中最得她父親的寵愛，小時候叫妙珍，又改名秀芳，後來方以愛珍爲名。她母親因爲沒有生兒子，自小把她作男孩子打扮，直到十一二歲才穿上女孩子的衣裳，十五六歲她父親便交了本錢莊摺子給她，叫她要用錢的時候只管提。十六七歲時長得面如銀盤，長身玉立，一派風流嬝娜，落落大方。有不少男孩子追求她，在那個年頭，佘愛珍不但不駭怕，反倒一見面就破口大罵：

「你們這幫人沒有爹娘教呀？不用功讀書，倒來釘女生？」

佘愛珍醉後失身記

十九歲那年出落得越發標緻了，便有一個通家之好的子弟，姓吳，父親在洋行裏當買辦，愛佘愛珍入了迷，追求不成，便串通了女眷，把佘愛珍灌醉，趁此機會，奪了她的童貞。但是第二天一早醒來，這十九歲的大姑娘，竟然說是她毫無知覺。

然而她却有了身孕，肚皮一天天的大起來了。醜事終於敗露，她父親佘銘三很着急，爲求家醜不致外揚，叫她去香港，把胎兒拿掉，然後再出洋留學。但是事爲吳家所知，那個急色兒的母親，吳太太便跑來苦苦哀求佘愛珍，她說佘愛珍

一旦遠走高飛，她的兒子必定自殺。到那時候，她無法向她丈夫交代，也唯有一死了之。因此她說她們兩母子的性命，繫在佘愛珍的身上。

就這樣，佘愛珍無可奈何的進了吳家的門，起先在外面租房子住，後來被吳家老頭子曉得了，方才接到家裏，做了十二年吳家的媳婦，她從此孝順翁姑，服侍丈夫，撫養兒子，把那個私生子當做了自己的性命，不幸的是，孩子在九歲那年，得了猩紅熱，就此夭折。孩子一死，佘愛珍便認爲她和吳家業已恩斷義絕，她孑然一身，回到娘家住下，不論她丈夫怎樣再三再四的求她回去，佘愛珍祇是推托不見。

佘愛珍的丈夫對她情深款款，立誓從此不娶。可是，佘愛珍却「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」，她不再理會她的丈夫，兩人之間又沒有正式結婚關係。所以，當她自己看中了吳四寶，要嫁給吳四寶爲妻，經過父母同意，一樁婚事就此順順當當的成功了。

吳四寶是江蘇南通人，他父親在上海成都路開「老虎灶」，也就是賣開水，一文制錢一大壺，收到了錢，便順手丟進一支毛竹筒裏。這吳四寶自小調皮，乘他父親從早到晚忙碌不堪，無暇分神，諉稱幫他父親的忙，其實是做手脚，偷銅錢，一偷到十文，便溜到城隍廟，花兩文錢吃一碗油豆腐線粉，餘下的買一大堆糖果點心，還能看一次西洋景。

還沒有長大成人，父母得病身亡，吳四寶的哥哥嫂嫂說是要分家，但却獨霸獨吞，不給吳四寶這個小弟弟留一份，吳四寶什麼也不懂，兄嫂不給他就不要，正待兩手空空的出家門，他的姊夫、姊姊看不過，挺身而出，仗義執言，總算給他爭到了幾個錢。

從此他住在姊夫家裏，他姊夫在跑馬廳當馬伕，叫吳四寶也去幫幫忙，當上了一名牽馬童子。但是吳四寶終究調皮好玩，愛管閑事，仗着他發育得快，人高馬大，打起架來又一力向前，不贏不休，因此，在跑馬廳一帶，小小的有了點名氣，有時候也爲捕房巡捕辦辦事，人稱「馬立司小四寶」。

在黃浦灘混到二十來歲，正式投入清幫之外，還學會了開汽車，起初給一個英國人當司機，正項歪路的收入加起來，有了幾個錢了，便結婚生子，成了個家，還僱了個奶媽。

殊不料吳四寶在外頭跟人家結了仇，那仇家心狠手辣，用一副金手鐲作賄賂，買通吳四寶的奶媽，放起一把神祕的火，把吳四寶的兒子活活燒死了。事後，衆人以爲照吳四寶的性格，那個奶媽準定活不成，然而，他却裝做若無其事一般，兒子慘死，悶聲不響，祇是揮揮手，叫那個奶媽回家去。

不久，吳四寶脫離了那個英國人，不開車了，自己在跑馬廳一帶另立場面混飯吃，混了兩三年，總算混出個小小的名堂。「馬立斯小四寶」的名聲，也漸漸的響亮，他正想脫胎換骨，更上層樓。偏偏被他發現了他的老婆偷人，對手方還是個並不簡單的人物，焚子淫妻，吳四寶都不敢出頭報復，祇是將滿腔怒火，壓在心頭。有一天，他多喝了酒，一時氣忿難忍，便在幾位小朋友面前，把他的深仇大恨和盤托出。

白相嫂嫂敢作敢當

其中有一位小兄弟，激於義憤，深覺此仇不報，衆家兄弟一致顏面無光。於是，便甘冒性命危險，代吳四寶報仇雪恨，覷個機會，將吳四寶的仇家，一斧頭劈死在地。

當天，吳四寶得着了消息，他唯恐惹禍上身，他仇家的弟兄門徒，斷乎饒不過他。性命攸關，把心一橫，「紅杏出牆」的老婆他不要了，收拾細軟，交給他的嫂嫂保管。帶着他僅有的一個女兒，當年不過六七歲，吳四寶連夜逃離上海，遠赴北方。第一站到青島，然後轉濟南，到「狗肉將軍」張宗昌那邊去投軍，當上了直魯聯軍的機器脚踏車隊隊長。

從民國十二年到十七年，吳四寶都在張宗昌的部隊裏，民國十七年第二期北伐，他福至心靈，向北伐軍白崇禧的部隊投誠，仍舊還是當機器脚踏車隊隊長。二期北伐告成，吳四寶已經二十九歲了，他以爲六年前他弟兄的殺人一案，早已滄海桑田，事過境遷，便領着他的女兒，回到上海。

一回上海，就有舊日的弟兄朋友前來續舊情，吳四寶從過軍，到過北方，見過點市面，手裏又有點積蓄，社會上多了一些關係，從此，他當小白相人，就算高了一級，不再是跑馬廳一帶的小混混了。不過，他做的事情，也不過充充打手，當當保鏢而已。

就在這一段時期，他跟佘愛珍正式結婚，一

個是重娶，一個是再醮。祇不過，吳四寶和他前妻，並未仳離，佘愛珍跟她前夫，更是沒有行過結婚典禮。雙方爲了彌補雙方的遺憾，方才行了三媒六聘之禮，吳四寶用一頂花轎，把佘愛珍迎回家去。

當初，也有許多佘愛珍的往日同學，姊妹淘裏，還有親戚朋友，聽說佘愛珍要嫁給吳四寶，都在不勝惋惜的勸她道：

「好好人家不嫁，爲什麼要嫁個白相人呢？」

佘愛珍却理直氣壯的說：

「白相人有那點不好呀？我就歡喜白相人的爽爽快快，做事有胆量，又重人情體面，到處都喫得開。白相人的行爲，說壞就壞，說好也好。凡此種種，全都合乎我的性情嘛！」

實則，佘愛珍肯於嫁給吳四寶，最主要的原因，除了性情相近以外，就是可以借吳四寶的「聲名」，叫她的前夫，不敢再來糾纏不清。

以吳四寶這麼一個父親開老虎灶的窮家子，在跑馬廳弄刀舞棒，打架起家的混混兒，出身低賤，一個大字不識，居然娶到一名好人家的小姐，啓秀女中的畢業生，雖說女生男相，但是人還漂亮，固曾一度失足，喜在性情朗爽，遇事拿得定主張，至少可以當得上吳四寶的賢內助。不用說，吳四寶對佘愛珍是相當敬重，極其滿意的了。與此同時，佘愛珍也發現吳四寶誠然是個壞胚子，大老粗，然而他也有他的好處。第一是身體結棍，衝勁十足。第二是粗中有細，慣會巴結奉迎。第三是善解人意，會看臉色。第四是言語粗魯，却是自有佳趣。第五呢，他那個「社會大學學士」的銜頭是吃足苦頭，受過教訓得來的，因此他伶俐機警，極少上當吃虧。吳四寶寧可抗木梢，出氣力，他也決不會做猪頭三，阿木林。這一點，在黃浦灘上是太重要了。

至於吳四寶那邊，娶到了佘愛珍，心中的歡喜得意那就更不用說了，新嫁以後，他經常都在眉飛色舞，笑逐顏開的說道：

「我不過是一個粗人，能够討到這麼好的一個家主婆，眞正是太難得了。」

何況佘珍愛一嫁給吳四寶以後，立刻就施展她敢做敢當，八面玲瓏的手腕，替吳四寶了結了一件大事，擋開了一樁大禍。

猫兒貪腥惹火燒身

吳四寶明媒正娶佘愛珍，在黃浦灘上的白相人地界，是一樁轟傳一時的新聞，因此，也引起了有關方面的注意，巡捕房裏覺得吳四寶這個名字很熟，一查舊案，赫然發現吳四寶竟是六年以前一樁殺人凶案的主凶，捕房裏一直都在懸賞通緝。

於是，終有一天，有一位包打聽找上了環龍路一條衚堂裏，吳四寶的家門。

套句現代術語講，這位包打聽是存心來找因頭，掙個大紅包的。當時，吳四寶不在家，佘愛珍有點嚇怕，她一口答應的說：她願意拿出一千塊大洋來，但求銷案了事，捕房不再追究。

錯在這位包打聽，把女流之輩過於看輕。他揑牢了吳四寶的小辮子，就以爲佘愛珍胆小怕事，只求速了。兼以佘愛珍一開口就應承一千塊，手面如此闊綽，顯見頗有油水可撈。於是，他先開價兩千，再順序遞減，從兩千「讓」到一千八、一千六、一千四、一千二。然後他裝模作樣，煞有介事的說：

「這完全是我在有心幫忙，一千二是最低限度，再也不能少了。」

殊不知，包打聽急吼吼的要錢，早已被佘愛珍看出了破綻。她胸有成竹，冷冷的望着那位包打聽，以石破天驚之勢接腔說道：

「不能少就不能少，依我看來，這就是你先生太不漂亮了。」

包打聽喫她迎頭一棒，不禁老羞成怒，因而便聲色俱厲的問道：

「那你打算怎麼辦？」

佘愛珍十分惱怒，她緊緊盯住那位包打聽，字字着力的答道：

「很簡單。我一個錢也不出，寧可打官司，上公堂，也不塞狗洞！」

「塞狗洞」三個字，着實說得太重了些。難怪那個包打聽神色驟變，氣得混身簌簌發抖，他站起身來往外走，恨聲不絕的說：

「好！吳太太你敬酒不喫喫罰酒，那我們就走着瞧，往後看吧！」

包打聽怒氣冲天的走了不久，吳四寶便回到家裏來。他細聽佘愛珍所說的方才一幕，頓時就神情大變，雙手直搓的說：

「噯，太太，你未免太莽撞了些，包打聽怎可以得罪的呢？這一下，眼看禍事就要來了。」

「兵來將擋，水到土掩。」佘愛珍順口掉了一句文說：「天下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情。」

「太太，」吳四寶驟然一喜的問：「是不是你已經有了什麼妙計？」

「妙計不敢當，」佘愛珍一聲冷笑的說：「不過嘛，應付這些見錢眼開，好像蒼蠅見血的包打聽，我敢說一定有效。」

吳四寶喜出望外，急巴巴的問：

「太太，你究竟得了什麼一定有效的妙計呢？」

佘愛珍毅然決然，斬釘截鐵的說：

「明天，你先避一避。」

吳四寶也算是相當聰明伶俐的了，他從佘愛珍「寧可打官司，上公堂，也不塞狗洞」的那一句話上着想，已能測知佘愛珍所打的算盤。因此，他袪口噤聲，不再多問，把他的身家性命全都付託佘愛珍。吳四寶聽佘愛珍的話，當天，便搬到他的朋友家裏去住。同時表示，事情不解決，他就不回來。

夫妻檔合力闖天下

等到吳四寶一走，佘愛珍立刻拿出他們的一家一當，僅有的一千塊大洋。她把一千大洋揣在懷裏，找到苦主的家見到了苦主的太太，事隔六年，苦主墓木已拱，他太太再也想不到這樁血案還會有餘波盪漾，獲致「公平合理」的解決。當佘愛珍以女人的身份，跟苦主太太細說根由，闡述因果。苦主太太當下就有恍然大悟之概，她不勝慨恨的在跟佘愛珍說：

「我早就疑心他了，猫兒貪腥，引火燒身，這還有什麼話可說呢？」

却是，佘愛珍恰如其時的，雙手奉上一千塊大洋，同時十分誠摯的說：

「我們吳先生不曾下手行凶，但却爲這一件事，日夜不安，他到北方去吃了六年的苦，前些時才回到上海來，不久就跟我結了婚。我們兩夫妻都認爲，唯有像這樣罄其所有，聊表寸心，才能心安理得。說句笑話，那就是夜裏安心落枕，睡得着覺。」

那位苦主的太太，居然受了他的感動，接過錢去，由衷的答道：

「吳太太，一切前因後果我都明白了。認眞說來，事情由我先生而起，原是我先生的錯。何況事隔多年，由你吳太太前來向我親自說明，對死者有了交代，對我們一家也有了安排。像你吳太太行事這麼漂亮，那還有什麼可說的哩。俗話有道是：『冤家宜解不宜結』，我們兩家的一段恩怨，就這麼一筆勾消了吧。」

於是，苦主之妻便依佘愛珍所授之計，到上海會審公廨投訴，追捕殺夫主凶吳四寶到案。然而，當吳四寶自己投到，即將鋃鐺入獄時，苦主之妻却又當堂指認，她親眼目覩劈死她丈夫的並非此人，——這倒也是實話——殺她丈夫的本來就不是吳四寶嘛，因此，吳四寶無罪釋放，就此銷案。一場風波，終告消弭於無形。

經過了這一件引人矚目的大事以後，佘愛珍三個字，在黃浦灘很出了點鋒頭，她的名字，在小白相人地界，也算得上是一塊招牌。尤其是吳四寶對於這位再嫁夫人，更其服服貼貼，吃得死脫，他對佘愛珍言聽計從，百依百順。白相人講江湖上的規矩，「好漢不聽婦人言」，這一句話總是經常掛在嘴邊的。唯獨吳四寶，他是明裏暗底都在表示，他的老婆佘愛珍有見解，拿得出辦法來，又處事公平，吳四寶的手底下、學生子，一旦起了什麼糾葛，他總是堂而皇之的說：

「跟師娘說去！」

佘愛珍再嫁吳四寶，小兩口子倒也蠻恩愛。佘愛珍這個名字是吳四寶給她取的。吳四寶原是個小名，他自有學名叫吳雲甫。祇不過吳四寶不識字，從來不曾看見他把「吳雲甫」三個字寫出來過。於是佘愛珍便把着他的手，教他一筆一筆的寫，「紅袖添香」逼寫字了，吳四寶居然也能把自家的名字簽得一劃不多，一劃不少。儼然也是個識過字的人啦。

每天早晨，日上三竿，吳四寶躺在床上，頭一件事，便是聽他太太佘愛珍，把當天的早報，擇些重要的消息，讀給他聽，倘若不懂，再加解釋。佘愛珍規定他必須把「新聞」聽完，纔許下樓。這時候，不論是會朋友，或者是見手下，學生，吳四寶就正好賣弄賣弄，向他們說說，今天國內和上海，都發生了什麼大事。使那些不曉得內幕的人，不禁大爲驚異，怎麼吳四寶一娶了佘愛珍，馬上就這麼有學問起來了呢？

結婚以後，一旦吳四寶有了進賬，不論數字多少，他總是往佘愛珍那邊一繳。佘愛珍掌握了吳四寶的財政大權，連吳四寶本人，乃至他的手底下，學生子，就不由不聽她的調度拘管。——

滬上三名流，杜月笙（中）、楊管北（右）、錢新之（左）在重慶洽商公務，支援滬上對敵僞鬥爭工作。

吳四寶本來不嫖，但却好賭銅鈿，爲這件事，余愛珍曾經利用她揑牢荷包的大權，很給吳四寶吃了點苦頭，漸漸的，他就不敢跑賭場，大筆大筆的賭了。

由此可見，余珍愛嫁給了吳四寶，就變成他們夫妻淘合力闖天下了。

在余愛珍的經常策劃之下，吳四寶頭一個領頭，豁出性命不要，希望能在五光十色，華洋雜處的黃浦灘，赤手空拳打出一個花花世界。然而，當黃金榮、杜月笙、張嘯林三大亨同心協力坐鎭黃浦灘，走的是正路，行的是俠義，一切么魔小醜，魑魅魍魎全都無從遁於形，像吳四寶這種起碼貨、小脚色是絕無可能竄起來的。因此，吳四寶充其量只能給我的朋友季雲卿開開車，當季雲卿和我們在俱樂部裏消遣消遣，吳四寶則跟其他的司機在街道邊，衙堂裏小賭賭。

做假藥吃上了官司

不過，照季雲卿的牌頭，由余愛珍經營，吳四寶也搭點小生意做做，他開了一爿理髮店，僱了一批揚州剃頭司務，由余愛珍自己在店裏照看，收賬，閑來無事，做點膺品的凡士林、雪花膏，多賺兩文。後來，七搭八搭的又做僞藥，看見施德芝的痧藥水行銷全國，獲利無算。吳四寶、余愛珍也做痧藥水發售，諧「施德芝」的音，他們家做的痧藥水叫「施道世」。

既做僞藥又冒充，果然被施德芝藥房一狀告到官裏去，施德芝藥房請了一位頗具時譽的名律師，臨開庭那一天，名律師在家裏接到一個怪電話，嚴詞警告，叫他「識相點」，不要出庭。

名律師不理會這一套，穿上紡綢長衫，手執油紙摺扇，正要步上私家汽車，到庭控告吳四寶。殊不料從身旁閃出一個人來，拎隻半大不小的西瓜，輕輕的往他頭上一罩，那只西瓜是挖空了的，中間滿貯糞汁，瓜皮一破，糞汁流淌，淋得那位律師一頭一身，奇臭撲鼻，大呼倒楣。及至

上海聞人杜月笙先生（中），偕汪竹一（左），邊定遠二先生，攝於大轟炸後的重慶街頭

回到家裏急於換衣裳，電話鈴聲又響，接過來一聽，竟是戲謔調侃的一聲問：

「大律師，味道好哦？」

這就是抗戰以前，小白相人吳四寶的賺錢術，行徑和手段了。

除了開理髮店，造假藥，充打手，當保鑣。吳四寶專門在小生意人的身上敲竹槓，因爲大生意人朋友多，交際廣，他招惹不起，只有動小商人的腦筋。在這一方面，他倒是手條子够狠，所以有一句話經常掛在吳四寶的嘴上，他說：

「生意人全是蠟燭脾氣，不見棺材不落淚。你拔他一根汗毛，他痛澈心肝，再斬掉他一條大腿，他倒也是不過如此！」

他又說：

「對這種蠟燭脾氣，不見棺材不落淚的人，是要給點顏色他看看。叫他曉得曉得，到底是他的錢值錢，還是我的話值價！」

吳四寶在上海拎着腦袋瓜子混飯吃，和佘愛珍兩夫妻，一直要熬到抗戰爆發、上海淪陷，黃金榮先生閉門不出，杜月笙、錢新之諸先生均義不帝秦遠走香港，轉赴重慶，張嘯林也暫時銷聲匿跡，寄情煙賭。杜門中人，除開我奉命留守，從事地下工作以外，絕大多數都跟着杜先生投奔抗戰陣營去了。上海成了狼虎當道的鬼蜮世界，像吳四寶這種小腳色才能探出頭來，先看看風色，再乘人不備張牙舞爪，終於成爲了黃浦灘的一大害！

吳四寶本來有很好的機會，也可以報效國家，抵抗暴日侵略，直接從軍，建立功勛的。他純粹是認識不清，意志薄弱，因一念之差而誤入了歧途，斷送了他脫胎換骨，重新做人的大好機會。抗戰爆發，一二八淞滬之戰初起，張發奎將軍麾下的第八集團軍第二十八軍陶廣所部的兩個師，第六十二師由陶軍長兼，第六十三師師長是陳光中。陳光中師本來駐防湖南，淞滬戰雲緊急，被調到浙江防守錢塘江。吳四寶認識這位陳師長，陳師長對他也很信任，便給了他一個差使，命他在上海採辦軍需，起初吳四寶倒是相當的賣力，每次軍需品採辦齊全，都由他親自開車押車，沿京滬杭國道送到六十三師的防區去，因此贏得陳光中的賞識，當淞滬之役告終，國軍轉進，陳光中覺得吳四寶這個人倒還精幹，便邀他投軍跟了同去。但是吳四寶却有心淌混水摸魚，刀口舔血，他婉拒了陳師長的這一番好意。

其後不久上海陷敵，李士羣、丁默村搞起了七十六號，拉人拉到了吳四寶的名下，雙方臭味相投，一拍即合。吳四寶、佘愛珍是以夫妻擋的姿態，一道進七十六號的。吳四寶被李士羣派任僞警衞大隊長，實際却由佘愛珍負責指揮。他們的班底就是張國震那一批强盜土匪，當汪精衞、周佛海大小羣奸相繼到上海搞名爲「和平運動」的漢奸賣國賊勾當。我們的地下工作人員也曾有

過周密的計劃，想把漢奸走狗一網打盡。那時節，汪精衞他們的處境可以說是相當危險，因爲日本軍隊對於上海地方不熟，很難嚴密保護他們。所以吳四寶的七十六號僞特工總部警衞大隊就起了相當的作用。我們這邊有過幾次狙擊行動，李士羣立刻就下令吳四寶施我以報復。

橫衝直闖上英租界

當漢奸是夫妻擋，賣命出動也是兩夫妻一道雙雙的上。吳四寶在上海爲虎作倀，助虐爲惡，頭一次的行動便是中外震驚的上海「導報」被搗毀事件，冒着與巡捕爲敵的危險，明目張膽侵入了租界。那頭一次挑釁肇事便有佘愛珍的份，而且她還以「師娘」的身份親自指揮徒衆，動手行兇。

第二次打「大美晚報」，佘愛珍照舊參加不誤，李士羣只要他們兩夫妻肯給他賣命，不惜親親熱熱的喊大哥，喊大嫂，把一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小男女白相人捧到了天上去。李士羣鼓勵慫恿佘愛珍動刀動槍，參與行動，說什麼一有女人參加必定「順經」，可以無往不利，大獲「全勝」而歸。

李士羣對極不安份，專愛逞能的佘愛珍儘量利用，反正只要給她戴一頂高帽子，這個好出鋒頭的女人，是什麼事情都肯幹的。所以有一次李士羣誇獎她眼睛尖，記性好，拿張照片給她看一遍，或者跟她說明對方有什麼特殊標記，她立刻就能記得牢牢的。因此，佘愛珍竟膽大妄爲，拋頭露面，到麗都舞廳去釘我方地方工作同志的梢，差點被我們生擒活捉過來。

當時，我方的地下工作同志大都以租界爲掩護，李士羣便想出極其毒辣的「一石二鳥」之計，唆使吳四寶、佘愛珍、張國震一幫殺胚打手，亡命之徒，不斷的在租界裏採取行動，製造事端，一方面直接打擊我地下工作同志，另一方面尤在威脅租界當局，以維護治安爲藉口，限制我方的行動範圍。

然而，在上海租界裏杜月笙先生的勢力根深蒂固，又有我在奉杜先生之命聯絡四方，上下打點，所以租界當局不但不賣七十六號的賬，反而以口還口，以牙還牙，採取嚴厲而明快的應戰措施，此一當頭棒喝幾乎使橫行霸道的佘愛珍險些爲之送命。

緣起於某一天，剛剛投靠七十六號的林「司令」林之江，帶了幾個七十六號的狠客，身攜手槍，坐了汽車，招搖過市，大搖大擺的開進租界來，被一名中國巡捕發現，上前查問，林之江却對那位巡捕說：

「你上車來麼，我們跟你一道到巡捕房裏去講，好不好呀？」

這位中國巡捕不知是計，貿貿然的坐上了他們的汽車。詎料汽車一個轉彎，駛到了林之江的家裏。七十六號那邊人多，橫拖豎曳的把巡捕拉下車來，拖進屋裏拳脚交加，叫那位巡捕重重的吃了一頓生活，方才把他拖到外邊去放生。

七十六號的凶神惡煞又故意叫巡捕上當，他們使用日本人的鐵甲汽車，却在車子鐵甲上暗暗的通了電流，巡捕一見上前檢查，七十六號的人却在巡捕的手碰到車子的時候，暗的接通電流，使巡捕猛然觸電，被電流彈開很遠，摔倒在地上。然後，哈哈大笑，一踩油門，疾駛而去。

一連出了好幾件像這樣挑釁尋事的惡作劇，租界裏的華洋巡捕忍無可忍，決定擒賊擒王，施予當頭棒喝，給七十六號的人一個教訓。有一天，正值佘愛珍大模大樣，驅車到租界裏去看醫生，做頭髮，除了司機以外，還帶了一名保鑣，是吳四寶的一個學生子。

佘愛珍的汽車開到英租界靜安寺路、大西路口，那裏照例設有英租界巡捕房的檢查站，路畔堆着沙包，中間攔起鐵絲網，還有英國巡捕的掩體，來往行人過此必須經過檢查。

然而當佘愛珍的汽車一到，司機目中無人，橫行無忌，加足馬力就想衝過去，但是英國巡捕不依，他從掩體裏直蹤出來，便是一聲厲喝：

「快快停車！」

佘愛珍的司機無可奈何，只好將汽車刹住。英國巡捕走過來一檢查，向佘愛珍的司機和保鑣說：

「手槍手槍，護照護照！」

光天化日鬧市喋血

司機，保鑣還在面面相覷。佘愛珍一看苗頭不對，就此順風轉舵的說：

「把護照給他看看，手槍暫時交給他保管，等下再來討，不怕他們不還。」

但是那名保鑣還在作威作福，大不領盆，他扭過頭去跟佘愛珍說：

「師娘，先生派我跟師娘來，所爲何事？手槍被巡捕繳了去，豈不是太蝕面子？」

這時候，英國巡捕催得更急了，他在一疊聲的喊：

「護照護照，手槍手槍，快點繳過來，不然有你們好看的啊！」

一句話惹惱了那名保鏢，他聲聲冷笑，一臉鄙夷不屑的神情答道：

「我們偏不繳，看你怎麼樣？枯榔頭，怕你咬了老子的鳥去呀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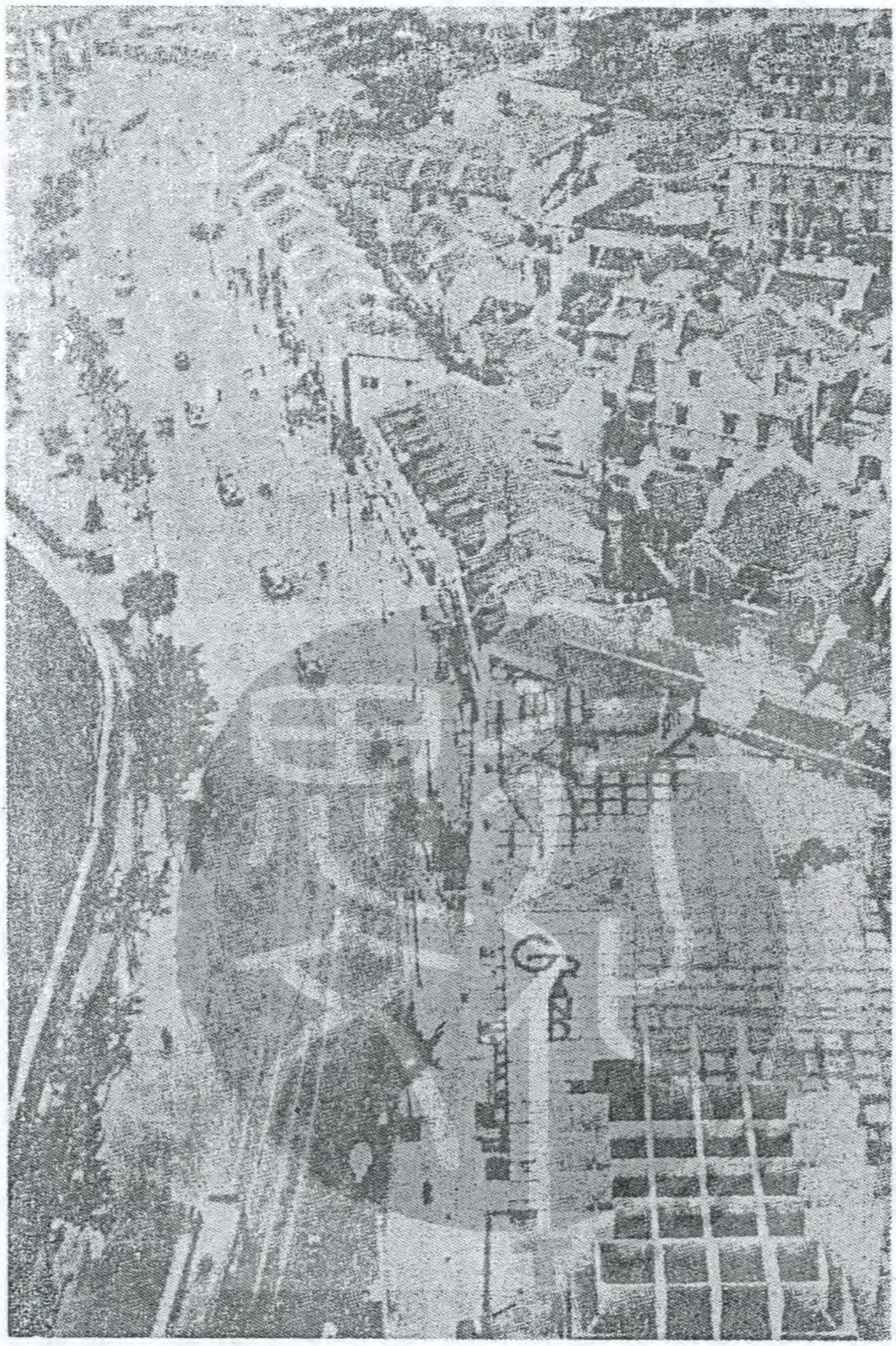
七十六號的保鏢出口傷人，英國巡捕當衆下不了台，他怫然變色了，從腰間拔出手槍，舉向那名保鏢，怒容滿面的喝道：

「你們繳不繳槍？」

然而，就在這雙方劍拔弩張的一刻，英國巡捕拔槍急了些，槍袋擦開了保險，手指觸動了扳機。於是，衆目睽睽，光天化日之下，「砰」的一聲槍響。英國巡捕一槍射中了那名保鏢。佘愛珍的保鏢在汽車裏中了一彈，當場鮮血四濺，受了重傷。祇聽到他聲嘶力竭的叫了一聲：

「師娘！」

於是又一聲「砰」然槍響，佘愛珍的保鏢拔槍還擊，一槍打死了英國巡捕。英國巡捕仆倒在佘愛珍的汽車旁邊，滾了一滾，死於非命。與此同時，佘愛珍的保鏢也朝前一仆，就此寂然不動，他也因爲受傷過重，死在那部汽車的前座。



靜安寺路大西路口，吳四寶之妻佘愛珍曾在這裏引起一場激烈槍戰，從此以後黃浦灘上多事了。

靜安寺路上起了槍戰，驟然之間連傷二命，吓得滿街行人鷄飛猫跳，沒命奔跑。英租界掩體附近還有幾位巡捕，一見七十六號的人又在無故逞凶，這一回打死了他們的同事，人人義憤塡膺，眼睛都紅了，拉出槍來，便向佘愛珍的汽車密集掃射。

緊接着，又有大隊英國巡捕聞訊趕來支援，警車淒厲，笛聲緊促，靜安寺路大西路口一時巡捕畢集，瞄準佘愛珍的汽車，紛紛拔槍射擊，硝煙四飛，槍林彈雨，宛如一處戰場。

坐在汽車後座的佘愛珍身陷絕境，即令她再狠再潑，又幾曾見到這種彈如雨下生死間於一髮的大陣仗。她坐在汽車後座嚇呆了，來不及蹲下身去，只顧雙手掩面，任讓嗤嗤飛來的槍彈，擊碎了車窗玻璃，而將碎屑濺得她一頭一身。

還幸虧她一直坐着，不曾蹲下，給一名英國警官一瞥之間看見了，他立刻便急鳴警笛，伸手阻止，向他部下高聲大叫：

「停止射擊！車子裏坐的是一個女人哩，多半已經打死了！」

然而，當英國巡捕這邊停止射擊，派人探看究竟。滬西那面，越界築路的七十六號偽特工總部，却是砂土滾滾，塵頭大起，吳四寶的那幫手底下，學生子，聽到有人回去報告：佘愛珍的汽車在英租界入口處受到截擊，性命危在頃刻。這幫狠客一着急，於是乘車的乘車，跑步的跑步，爭先恐後趕來搭救，尤有吳四寶、佘愛珍的得力幫手小兄弟，僞司令林之江一發狠，連機關槍都拖了出來。七十六號的各路人馬，把心一橫，決定跟英租界的巡捕們大幹一場。

血案無窮糾葛不已

英租界的巡捕一看「七十六號」凶神惡煞傾巢而出，來勢洶洶，當下也不敢怠慢，警官一面派人回去搬救兵，一面就地佈陣，準備迎戰。一場激戰一觸即發，情勢緊迫間不容髮。就在這個要緊關頭，佘愛珍像從噩夢之中驚醒，她曉得槍戰一起，她將夾在當中兩面受擊，那就必死無疑。所以，她鼓起勇氣，推開車門衝了出來，向七十六號的人拚命喊叫：

「不能開槍，不能打呀，不然亂槍齊下，我就死定了呀，快快把槍放下來！」

英國警官看見佘愛珍險象環生，挺身而出。七十六號的人投鼠忌器，遲疑不決，心知情勢對於他們有利。尤其當他看清楚了七十六號的人都已經一脚踏進英租界，個個持槍在手，便利用佘愛珍夾在正當中，把她當做人質，高聲喝令：

「統統繳槍！」

但是七十六號的人不甘繳出槍來，因此雙方又度形成僵局。在這時候，頂着急，最危險的還是佘愛珍，所以她不得不尖聲嚷叫：

「聽到沒有，你們快把槍繳出來，統統繳給巡捕！」

這一下，七十六號的狠客不敢不依了，還是顧全吳四寶老婆的性命要緊。自僞司令林之江以下，衆狠客一一繳槍。七十六號終於在衆人之前喫了癟，他們鬥不過英國巡捕，把所有的槍支都繳了出來，換回一個驚魂甫定的佘愛珍鍛羽而歸。

這是淪陷後的黃浦灘上，鬧得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的一仗。

靜安寺路大西路口的一場激戰算是化險爲夷，雨過天青了。但是英租界巡捕房和七十六號的糾葛，却還在方興未艾，層出不窮。佘愛珍被七十六號的那幫狠客們簇擁回去，吳四寶聽說他的愛妻安然無恙回來了，當時就在他家客廳燒香拜佛，磕下頭去。然後又用他的不義之財，命人捐一筆錢給普善山村，施捨二百口棺材。他和佘愛珍的同事、朋友、部屬、學生子，一潑一潑的跑來慰問。佘愛珍死有餘辜，偏就九死一生，奇跡般的逃出一條性命。事後回到她家，更衣整髮，把滿頭青絲抖散開來一看，槍彈擊碎的玻璃屑，索落落的直拋下來，外衣袋裏居然還有一顆槍彈。

吳四寶爲了安慰他的老婆，派人去跟工部局英籍政治部長大辦交涉，他的態度非常强硬，必定要工部局答應下列三條件：

一、賠償汽車一輛。

二、保鏢和巡捕一對一的死了，雙方都不再追究。不過，佘愛珍的保鏢大出殯，要從英租界經過，工部局尤應派人致祭。

三、嗣後七十六號的人可以攜槍自由出入租界，不接受巡捕的檢查。

英國籍的政治部長爲息事寧人計，表示第一、第二兩條可以勉予接受，第三條則以法令攸關，不予考慮。然而吳四寶恃狠使蠻，非要英方照單全收不可，兩方面的談判，因而又擱置了下來。吳四寶交涉不成，所欲未遂，他便開始用武力對付，命他的學生子張國震等日以繼夜的侵入英租界，持續不斷的製造恐怖流血事件，在中日大戰聲中暫且偏安一時的租界地區，從此血案無窮，糾葛無已了。（未完待續）

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，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帳戶，或撥電話七七二四八〇，立即寄書。